

北海文史

第十六辑

北部湾畔的革命摇篮

李英敏

北部湾，古称天涯海角，地方不大，只有合浦、钦州、灵山、防城四个县，在近代史上，抗法战争、钦廉起义，占有显赫的位置。别的不说，1925年国民革命军驱逐军阀邓本殷，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震动两广，遍及云南，可惜时间太短，准备不足，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在北部湾进行一场野蛮残酷的大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农民自卫军被残杀殆尽，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被镇压下去。

正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弹冠相庆的时候，北部湾人民亦没有悲观失望，在血的教训中，领悟到“革命是杀不绝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请看吧。

海角亭上说廉中

我说的是廉州中学，这座位于合浦县城的中学，是1905年建立，是北部湾最老的中学，是从科举时代的书院改名而来，名改了，内容不改，为封建社会培养忠臣孝子，四书五经是他们顶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他们教育方针。

有幸我是廉中新旧交替的学生，一进校门，看到的破破烂烂课室宿舍，穿着长衫(有时还加马褂)老教师，是这间学校权威人士，学生都是肃静低头走路，学校不算小，但静得可怕，上课以后，才知道学校纪律很严，规矩很多，开学那天，我们新生就挨地主狗崽、官僚子弟北毒打一顿，而目不许上告。

这样的学校，“四一二”大屠杀是不会有影响的，他们需要的是书呆子。我想退学不读了，可是又没路可走。

事情终起变化，“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对我们全校师生刺激很大，数学教师王运应跳上讲台，声泪俱下讲日寇暴行，要求我们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我们学生要求上街下乡，揭露日本鬼子罪行。校长和那些老家伙终于同意，一些年青教师也参加我们的宣传队。

接着是上海抗战，我们有许多乡里参加十九路军，人人痛快。学校和地方当局不干预我们行动了。

热闹一阵子，我们终于冷静下来，有人提出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同学们觉得自己知识浅薄，该认真读点书，抗日要有本事，革命要有本领。大家互相串连帮助，找抗日和革命的书来读。我想起我老师冯道先，听说他在北海中学教书，还开了间书店，我趁回北海看我奶奶之便去找冯老师，在中山西路文明路口，找到一间“绿波书社”，很容易见到冯老师，我们是老相识，大革命找菩萨，我是他的助手。冯老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想多读点新书，要讲怎么革命的书，也要一些精彩的文艺书。冯老师笑了，他给我开了一张书目，有好几十本，我们同学们筹的钱，买了几本书，有郭沫若的诗，茅盾的小说，冯老师还送给我一本鲁迅先生的小说《呐喊》，我背着大包小包回廉州。

从此，我和同学们开始认真读书，参加的有同班的，也有高班低班的，互相交换传阅。

这时，学校校长潘荫玑、蔡振璋、伍瑞锴都比较进步开明，也鼓励学生搞课外活动。他们特意修了一座新的图书馆，购置许多新书，给我们学习很大方便。

这个读书活动，适合各方面的需要，参加的同学很多，我们叫做新启蒙运动，进步老师和学校领导也满意。

1933年10月，由杜渐蓬、何承蔚、何世权、韩师琪、陈贻芬、钟顺贤、罗文洪、罗永玑等人发起，成立抗日进步学术团体《艺官学术研究会》，标榜以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为主，出版墙报和铅印刊物《镭光》，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能团结帮助人，得到高初中同学赞扬，由几十人发展到百多人，不少家庭富裕的，也争先恐后参加。

学校当局，因为我们是“好学生”，表示支持我们，进步老师如朱建予、王运应、黄闻百、李屏周也公开支持我们，李屏周老师还和何世权合办个诗刊，很受欢迎。

不久，学校学生会改选，同学们大都投我们的标，由杜渐蓬、何世权、何承蔚轮流担任主席。

学校的风气变了，谁的思想进步，谁会写文章，谁会唱歌演戏，谁就受到

欢迎赞扬。就是一些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教师和学生也不敢公开对立。

和我们对立的，是以高二班的《神灯学术社》，他也出板报，写文章批评我们，我们主张学术自由，双方展开辩论，训育主任公开支持他们，大约争论了多半年，相持不下，全国抗战开始了，抗战第一，民族至上，大家握手言和了。后来这些人，大多数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党，共同对敌，其中有朱兰清、许家新、伍雍谊等同学，这是十分有意思的。

后来，我们感到一般读书讨论，解决不了问题，在艺宫内部成立秘密读书会，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辩证法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等，参加的有罗文洪、罗永玠、吴裕春、邹瑜、谢有干、王克等等，都是经过考验的。读的书刊是秘密找来，何承蔚家一批“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等，北海未名社冯廉光也供给“新中华报”“红旗周报”“红军捷报”等等，大伙认真学习起来。

1935年以后，杜渐蓬、何承蔚、何世权都毕业先后离校，新的领导就是秘密读书会的人，大可放心了。但是政治形势千变万化，“12·9”抗日运动，广东的荔湾惨案接踵而来，封建军阀陈济棠垮台，北海抗日事件发生，还有西安事变……真是形势比人还强。我们廉中校长教师跟着大变，蔡振玮、伍瑞锴都支持学生抗日行动，请来了一批进步教师如韩朗周、钟心、张存芳、潘承萦等等。这些教师和同学关系亲密，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演戏唱歌，一起示威游行，和几年前老古董廉中相比，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啊！

师生们很珍惜这大好局面，积极准备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人偷偷收集军事书籍，特别是关于游击战争的书籍，那时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还未出来，只把斯诺的“西行漫记”“爱伯阳”当作军事著作学习。

1938年春，广东省委派张进煊、赵世尧、何世权、陈任生等回廉州北海，重建共产党组织，廉中、一中一下提出符合入党条件的同学有好几十名，还有先进的教师。在短短几个月里，成立了特支、县工委，参加党的人数有五六十名。廉州北海建立了四个支部。

有了党组织就有了主心骨，有了坚强的领导，就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

激流中的合浦一中

合浦一中(现名北海中学)是1926年成立的,可以说是大革命产物,继廉州中学之后,由地方建设起来的第一间中学。

1926年,北海正是革命高潮的时候,可是对一中这些莘莘学子影响不大,一些当上官的,对北海建不建市争论不休。在一中图书馆的楼上,有一块国民党第十师师长陈铭枢送的匾额,总算是“历史文物”。给一中同学印象深的,恐怕是“四一二”政变的大屠杀。时间是四月二十三日,北海国民党驻军第十一师包围封闭共产党的工会、肖我照像馆等,逮捕一批共产党员江刺横等,五月三日把他们杀害在审判厅前的海滩上,被害者有姓有名共七人,他们是江刺横、李雄飞、冯务周、冯五其、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

第二批是共产党女英雄钟竹筠,她长期在北海读书工作,后任东兴支部书记,27年9月,国民党军警把她秘密逮捕回北海,残酷逼供,不为所动,1929年7月,被杀害于北海西炮台。

第三批是遂溪县农民自卫军,被国民党军追赶屠杀,退守斜阳岛,和当地农民、渔民武装结合,坚守战斗达5年多,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伤残老幼被俘,40多人被残杀在北海西炮台上。

这是北海在大革命中一首悲壮史诗。正当群魔乱舞狂叫胜利时,在中山西路文明路口,出现一间小书店,名叫“绿波书社”,主人冯道先,是北部湾冲锋陷阵的勇士,反帝大同盟的盟员,现在是一中教师,他给师生们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革命是杀不绝的,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这间书店卖的是进步书刊,有“语丝”“拓荒者”“北斗”等等,还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赤等人作品,意义十分明确,要同学多读革命书刊,寻觅革命胜利的道路。

1933年秋天,由一中学生头头赵世尧、冯廉先发起组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未名读书会》,参加的成员有进步青年王文昆、傅劲才、吴其梅、黄铸夫、李俊山等等,学习赵世尧从广州带回的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及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书如“通俗资本论”等,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概论等,颇有收获,但参加的人不多,有点神秘感,后来,赵世尧、黄铸夫、改组扩大读书会,加强其群众性。

同时，一中学生积极分子庞自、吴世光、陈广才、卢传义、刘雨帆、林施均、岑嘉毅等在何醒予家组织“静励斋”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出版“群光”“大风”诗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2月，一中初中学生“朝阳”读书会，由林朗天主持，十分活跃。

赵世尧、苏觉民还组织“新哲学研究会”。张达佳还与一中同学组织学习拉丁化研究会和时事问题研究会。可谓群星灿烂，影响广阔。郭芳、王文昆、林朗天、卢传义都是积极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冯廉光的书报发行工作，在代售“中国论坛”“生活周刊”同时，和中央地下出版发行机关取得联系，收到党中央刊物“红旗周报”“红军捷报”“新中华报”“巴黎时报”等等，增加知识，扩大影响。赵世尧、冯廉光还组织秘密散发小组，散发到廉州、西场等地，“艺官”的朋友得益不少。

一中的进步同学是了不起的，在急风暴雨大屠杀中，冷静下来，站稳脚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接受经验教训，寻觅新的革命道路，把进步的同学团结组织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

以赵世尧、苏觉民、黄铸夫、冯廉先、庞自等为首的学生这样老练应付政局，他们背后有一批进步老师的大力支持。首先是冯道先老师，“绿波书社”比什么都有说服力。还有杜君恕、杜君慧、王运应、岑若冰、杨耀威等教师。还有在广州、上海留学的先进同学指点，他们中有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些先进老师和同学们提醒一中的同学，寻觅革命真理不能只靠读书，还要参加校内外的实践，从经验教训教育提高自己。一中同学在“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抗日活动十分积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做得有声有色。对校内外恶势力的斗争，也是不遗余力的，如反对和驱逐一中反动训育主任马齐心，反对反动的叶天一接任校长，反对广东军阀陈济棠读经复古的反动措施等等，同学们得到锻炼。在实践中，一中和廉中师生联合起来，在反对范公进、叶天一斗争双方联手作战，加强团结。

对一中同学教育最深的是1936年9月的北海抗日事件。享有抗日盛誉的19路军翁照垣师进驻北海，受到北海人民特别是一中学生热烈欢迎，开了上万人的欢迎大会，一中同学为19路军当向导做宣传工作，翁师官兵，激于义愤，严惩日本特务中野顺三，日寇大军压境，蒋介石屈膝求和，翁师和北海人民主张

坚决抗抵，举行上万人的示威游行，以廉中为主合浦军民积极响应，支援北海军民的正义行动。蒋介石慌了手脚，除答应日寇无理要求外，并派大军前来镇压抗日军民，内战一触即发。19路军是新组建的，力量薄弱，同时为了避免互相残杀，忍痛退出北海。

满天风云就这样散了，一中、廉中一批抗日学生，受到反动军警逮捕审查，这叫做抗日有罪，卖国有功。

一中学生在激愤之余，得出一个结论，要抗日救国，要革命到底，非有共产党领导不可，没有共产党领导，将一事无成。

一中进步学生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派赵世尧到广州，寻访共产党，听说廉州中学进步同学，已选派何承蔚、何世权前往广州，专请共产党派人前来合浦、前来北部湾、领导人民抗战。

1936年10月，在广州合浦学会，住着三位“特使”，赵世尧、何世权、何承蔚，是专程来请共产党的。

到底赵世尧敏灵活，他的朋友多，熟悉的人多，很快就达到目的。在广州求学的合浦同学，不少就是共产党员、抗日进步分子，全力帮助他们完成光荣的使命。

1937年12月，赵世尧回到北海、回到一中，向同甘共苦患难相交的战友，报告了特大喜讯。

1938年2月，他见到在廉中当教师的张进煊、何世权，按照广东省委指示，在北部湾、在合浦、北海，重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这件工作的，就是张进煊、赵世尧、何世权，后来还加上陈任生、韩瑶初。重建的党组织，由特别支部、合浦县工委到合浦中心县委。很快发展到钦州、灵山、防城，整个北部湾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武装力量由游击小组、中队、大队、支队，最后发展成为粤桂边纵队两个支队，配合野战军，解放了整个北部湾。

大廉山下的合浦五中

这间学校和廉中一中完全不同，当时廉中一中在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下，学校师生自觉自愿地学习提高，锻炼培养革命骨干。五中却是有了党员的情况下，如何发现人才，有计划提高培养干部，但在工作中，也很艰难，阻力也是很大的。

1937年2月，张进煊和何世权到合浦县第五中学(现在的公馆中学)工作。他们是受在公馆白沙在广州留学的先进同学委托，到五中开阔新地区的。走之前，在合浦学会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的有陈铭炎、陈任生、邹贞业、杜渐蓬，还有钱兴等人，他们说是为我们送行的。一向严谨少说话的陈铭炎主持这个会，他说公馆白沙山口是个很重要地方，可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都很落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为非作恶，广大人民非常痛苦，我们这些在外读书或工作的，心里很不安，张何两人到五中教书，我们希望作为新的起点，把东三团改造成新的抗日地区，希望两位不负众乡亲期望和委托，说到做到。

张何是通过进步关系介绍到五中工作的，张进煊是中学教导主任，何是小学部主任，一起去还有冯道先的弟弟冯廉先、苏觉民的姐夫李启明，都是抗日进步活动的积极分子其中张进煊是共产党员，何是中国抗日青年同盟的成员，我们自认为开阔新地区工作是很有把握的。

当时的五中，规模不大，中学小学合起来才三四百人，房屋建筑不多，大半是泥砖土墙，只有“真如楼”和一些课室好一点。这一些对我们不在乎，只担心做不好教学工作。

这里的学生都很大个，中学不说，小学生跟何差不多大，这些学生他们都很文静，上课以外，很少接近老师，不是做功课就是打球，对我们很冷漠，本地几位教职员也是很冷淡。张何习惯热火朝天的学校生活，感到非常不安，除了上课，不知干些什么好。

好在中学石端校长是个开朗的人，待人亲切，有说有笑，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很放手。还有图书馆管理员张九匡，在广州就认识他，我们两个年龄差不多，性格爱好差不多，但他比较稳定，这次石端校长让我在广州买了一批抗日进步书刊，使他这间图出馆有了活动，因此，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正在整编图书，我和冯廉先、李启明都是内行专家，用不了一个星期，所有新书都上架摆好。

我们有不约而同的想法，从介绍阅读抗日救国新书入手，把中小同学吸引到图书馆来，还进一步组织读书会。我和九匡报告校长和张进煊，他们大为赞成，亲自向中小學生作动员报告，号召同学们到图书馆读书学习，武装头脑。

这一措施果然受到同学们欢迎，我和冯廉先帮助张九匡出借图书，做报告，

讲故事，介绍新书的内容，引起同学读书兴趣。这么一来，同学们主动接近我们，特别是中学部的学生。

我最为难是语言，客家话只能听，不能讲，不如张进煊，张九匡和冯廉先，我只能在语言文字上用功夫，指导学生提高文字水平，我做这个比较适当。

二三个月后，学校风气大变，爱读书和师生关系也大变，很自然以图书馆为中心，一二星期开一次图书讨论会，记得讨论过的书有：《西行漫记》《八月的乡村》《萍踪寄语》《铁流》等等，提高了同学们对抗日救国，对共产党的认识。校内外成立各种读书会，影响遍及东三团各乡。

我们在开学后一个月，张进煊召开一次“中青”小组会，张和我，还有张九匡，我才知九匡是中青成员，是进煊介绍的。我们讨论发展中青问题，九匡提出陈铭金、廖益优等三四个人，由张进煊、张九匡负责吸收，他们什么时候人中青的，我记不起，只记起我们有五六个人开了一次小组会，宣布张进煊是中青支部书记。

现在有人说，当时五中没有中青小组，真是胡说八道，我和张进煊都是由广州来的中青成员，到五中不久，吸收九匡参加，建立以张进煊为首的中青支部，上学期结束，发展到六七个人，这都是进煊九匡经办的。听说，合浦县党史办有人说，五中没有中青，我到广东调查，整个广东，除了广州市以外，中青组织没有登记，事实上除了广州外，东江、潮汕和珠江三角洲，都有中青组织，人数不少，中青是个秘密组织。除了领导人知道外，是不登记公开的，37年下半年建党和成立抗日先锋以后，就不发展中青了，争论这个是没有意思的。

除此以外，在石端、张进煊倡导下，教师经常和学生一起打球、游泳、到农村参观访问，上半年，还到山口、永安、对达调查户口，了解群众生活。在这些活动中，师生隔阂逐渐消除。

值得介绍的是张进煊老师，此人态度严谨、知识广博。有秘密工作经验，待人感情深厚，是真正信义之士。关于我参加党问题，在离开广州时，陈铭贵、钱兴交代过他，四月份就为我办妥入党手续，当时没有支部，等候广东南委批准，直到九月上学时，才正式通知我批准入党了。张老师在五中还计划发展九匡和邹贞业，因为反对分子闹事，直到38年初才完成。

37年下半年开学后不久，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校内外一批反动分子，煽动

罢课，要赶走石端、张进煊和我，罪名十分可笑，说石端回家打过麻将、饮过酒，张进煊对学生严厉，不讲道理，说我经常和学生一起，居心不良。暗中说我们是共产党，宣传公妻共产。派一些年长高大的中学生，把我们禁闭在真如楼，不让出入自由。

事情很快传开去，首先是民主人士和学校校董代表范汝超冲进来，命令他们撤消监管，停止罢课，并且由区署派兵来执行。这个范汝超出身豪门，倾向进步，在广州多次和我们进行革命活动，冲锋陷阵，十分难得，他一出面，这些反动分子就退缩了。刚好苏觉民来公馆看望石端等人，了解情况后写了篇揭露反动分子阴谋诡计的告同胞书，提出正当要求。告同胞书发出后，全县哗然，广东省同乡会、合浦学会也发了多篇揭露文章，使反动分子无地自容，罢课风潮，一哄而散。

这件事对我们是很好教训。知道公馆白沙这块石头不好啃，没有料到他们先行动手，而且暴露他们反共夺权真面目，对今后革命活动大有好处。刚好全国抗战开始，廉中抗日宣传队来到这里，大壮我们声威，这些家伙知道我们不好惹，不敢再出头露面了。

1938年春，广东省指示重建合浦党组织，指派张进煊、赵世尧、何世权三人负责，后来又加派陈任生、韩瑶初参加，这对合浦的抗日进步力量，是极大的鼓舞激励。

以张进煊为首的特支，除了抓廉州、北海两个重点以外，把公馆、西场作为乡镇重点，张进煊亲自抓公馆的建党，接受37年教训，毫不放松，在五中内外发展了张九匡、朱香庭、陈铭金、陈廷等好几名党员，还调来张书坚、邹贞业，作为党支部主要领导骨干，公馆白沙物色了一批发展对象，陆续发展了徐永源、徐汝立左、廖上智、周洪英、刘守仁、张义生等一批经得起考验的党员。经过我们教育影响的先进分子，如邹瑜、张达明、庞达等，都先后在别的地方人了党。公馆党支部(后来是区委)是合浦县最早也是最坚强的基层党组织、经历几十年风风雨雨人才辈出，如朱伟、朱光相继不断。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就有张九匡、张书坚、张义生、廖上智等。公馆白沙是党的交通要道又是坚强堡垒，中心县委、粤桂边委经常驻在这里，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们，数不胜数。宏德寺像北部湾一盏明亮的探照灯，照亮了北部湾人民前进的道路。

六万山上的简易师范

1938年春天，合浦县开始重建党组织，工作繁忙，人心振奋。四月间一个晚上，我在合浦日报编写稿件，传达找我，说有位客人要见我，原来是老相识卢璧光，十分高兴。

卢璧光是在广州合浦学会认识的，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写过不少小说散文，是合浦有名的作家，在学会，我们住在一起，得到他指点帮助不少，可以说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他是北部福旺乡人，来县城是找张进煊的，不巧张回自沙了，留下话，有事可找何世权谈。我才知道，他现在寨圩简师当教师，交谈中他告诉我，是来找老张接党关系的，他是37年冬由老张介绍入党的，当他知道我是党的负责人，却提出个问题，说长期单线生活，还算不算党员？我笑了，和我过去情况差不多。他又问，他在简师吸收了一名教师入党，问我算不算党员？得到我的肯定答复，他高兴了。

我们谈起寨圩和简师来，才知道寨圩在合浦的最北部、和玉林、贵县、横县、灵山交界，是典型的粤桂边，周围都是大山区，在这里建一间中等学校，真不容易。我问他为什么到这么荒凉地方教书，他说这里校长好、教师好、学生好，他不喜欢吃现成饭，想做一匹开荒牛。想不到名作家有这样气派，十分钦佩。

他这次来县里，除了接关系外，他想买一批有关抗战和革命新书回去。我们正开一间书店，第二天我领他去买去，挑来选去买了200多本，有毛主席论持久战和其他军事著作，还有一本从苏联翻译的党的建设，还有“爱伯阳”“铁流”“毁灭”“西行漫记”等等。他如获至宝的都买了。

那时合浦通灵山的公路挖掉了，来往人们不是走路就是坐单车，这二百多部书是够重的了。他雇两部单车就运回寨圩，决心够大了。

为了在粤桂边开辟这幅宝地，不久，特支派了刚从广州法商学院毕业的陈业昌到简师工作，照卢璧光的愿望，党员骨干一下有了三人，即卢璧光、陈业昌和黄燕帆(即是黄平)，在短短时间里，在学生中发展了蒙英翰、曾庆彪、蒙英京、黎团等，还有从南宁来的粟稔、屈友予、李雪涯、谭统等同志，党支部的力量，在合浦党组织是一流的。

有了大批的党员，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搞的非常出色。党支部组织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上山下乡进行宣传。38年冬，学校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百分之八十师生员工参加。还在学校附近村庄及乐民、土东等地，开办了三十多个民众识字班，人数达到一千四百五十多人，影响深远。

寨圩简师的党工作得到如此迅速发展，收效这样大，除了有卢璧光、陈业昌、黄燕帆、粟稔等一批党员干部奋不顾身工作以外，校长覃炳璋的开明进步，大力支持全校师生员工抗日救国行动，忍受国民党地方反动分子刁难迫害，始终全终坚持奋战，在合浦，在北部湾是十分难得的，传奇般经历使人敬佩。他是上海法政大学毕业，回家乡后，以救国救民、振兴教育为职志，寨圩简师是他一手创办的，他物色聘请一批饱学有志之士，为家乡培植人才。在当校长期间，对我们党员提出学校应兴应革之事，无不拥护支持，为了办好简师，不惜丧家荡产。对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敢于坚决斗争，在被迫下台后，还时刻关心简师的成败。寨圩地处偏僻，许多革命志士被迫害到此掩蔽，覃校长不顾后果，一一收容安置，前后达18人之多。广东一批作家文艺工作者，如陈残云、于逢等到此，更奉为上宾。他一生坎坷，饱受折磨，念念不忘者，力争参加共产党，道德风工厂范，为世所宗。

没有这样的校长，没有这样教师，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简师能培养出这么多经天纬地之才。我试举几位：第一位是黄燕帆(黄平)，贫困落后的土东乡，竟然出现一位省政协副主席，我说的是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立足点是寨圩简师，一个普通党员，南征北战，受尽折磨，最后挺立在大西南边陲。

第二位是蒙英翰，本籍灵山，受读简师、受卢璧光、陈业昌、覃炳璋等教育影响，参加共产党，成为合浦、灵山共产党骨干、武装起义后，先后担任灵东大队长，12团团长，是粤桂边纵队一员儒将，为灵山多立战功。58年被陷害开除党籍，家破人亡，只剩下一个老母亲，平反以后，仍然是个铁骨铮铮的好党员。

第三位是卢璧光，大学毕业，家境好，又是有名气的作家。他的战友一大批：曾生、粟稔、钱兴等都是名震全国的人物，只要找他们说几句，什么冤枉可以解除。可是他不干，埋头农村，当个农村穷教师，当个普通共产党员，多次被斗，两次脱党，吃尽苦楚，受尽冤枉，可是寨圩简师，寨圩的党组织，是

他一手创办出来的，许多学生、乡亲忘不了他。拿我说吧，不论资历学问，他都是我的长辈，我的文学启蒙人，这么多年，他对我是十分谦虚有礼的，他家出了一位诗人、艺术家的儿子，他从不提及。

第四位是陈业昌，他是合浦最早学习马列主义的人。简师党组织建立和发展者，在学生中培养人才，他是有功的。后来他脱党，并没有做过危害党的事，相反，还利用职务之便，为党提供材料情报，烟铺事件，他曾帮助王克脱险，这是有王克作证的。在无法无天的日子里，乱棍杀害无罪的知识分子，这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合浦人无法容忍的。

事实上，卢璧光、覃炳章、黄燕帆、蒙英翰等有功之士，后来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不过他们把眼光放深远一点，对未来充满信心，遗憾的是卢璧光、覃炳章等不到这一天。

当他们知道在解放时，合浦的党组织有 1200 名党员，有一个支队三个团的武装力量，在解放全县和北部湾的战斗中，起着应有的作用，感到极大的安慰，是我们这些人梦寐以求的了。

(附注)1939 年夏，南路特委要合浦党组织在白石水、张黄、旧州创建抗日根据地，成效显著，因有其他文章介绍，故不列入。